

湾头村纪事

■马邦城

陶山镇湾头村(现林华村、湾头村、车门下村组建为三联村),紧傍碧山桐田垵,得天地造化之功,飞云江在那一带迂回曲折地流过,形成一个奇特的S形之弯,兴许,湾头的村名便由此而来。湾头村很小,名不见经传,本人却与它有过多接触,此皆缘起我的瑞中老同学蔡欣杰。

说来话长,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一个临近清明的星期天,我与同班的谢爱宽、李德进三人,突发奇想,决定徒步去碧山湾头探望蔡欣杰同学,权当是一次春游。当日早晨,也不知路有多远,我们带上干粮清明饼,天色微明就出发了。

走了一个上午,好不容易才找到湾头村。蔡欣杰的父亲还以为有什么紧要之事,慌忙将我等带至他家门口,大声地喊儿子出来。得知我们的来意后,父子俩面面相觑,神情颇为尴尬。那时节农村生活困难,突然冒出三个不速之客,蔡家也没个准备,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们也不想为难对方,便推说还要去碧山看望另一个同学,结果连门都没进,水也没喝一口,就此打道回家了。此番湾头之行,匆匆来去,堪称平生最怪、最累的一次春游。幸亏返程走的是江边近路,否则定会更惨!多少年过去了,那段经历仍旧让人记忆犹新。

时光进入2006年,我随市委宣传部组织的“天下瑞安人”采访团赴西欧,不想在法国巴黎采访侨领蔡新土时,竟与湾头村扯上了关系。原来蔡新土就是碧山湾头人,与蔡欣杰是同村、同姓、同宗。有了湾头这个话题,我俩不觉拉近距离,平添了几分亲近感。

蔡新土时任法国华人经贸协会副会长,是巴黎商界华人中的成功人士,在异国打拼创下了骄人的业绩。更为难得的是他致富不忘反哺家乡,多年来善举不断,多次出资支援地方建设。当年,在瑞安市委、市政府通报表彰的137位为家乡建设捐资作贡献的华侨名单里,蔡新土名列第二。其中捐资50万元到100万元的9位华侨中,湾头蔡家就占了4位,除蔡新土外,还有弟弟蔡新龙、妹妹蔡建霞与妹夫郑品海。

为了写好蔡新土这个天下瑞安人的长篇通讯报道,我回报社后,又随市侨联去碧山湾头再行采访,增补了他情系故土、造福桑梓方面的内容。

蔡家在湾头可谓有口皆碑,是名副其实的慈善之家。蔡世泽与张玉英两位老人,育有三子二女,除大儿子蔡新海住碧山外,其余均侨居法国。老人平时总是叮嘱儿女,做人不能忘本,要有善心,回馈社会。因此,几个子女身在国外,总

是牵挂着故里,个个都热心公益。其时,有人做过统计,从1995年至2006年,蔡家共为家乡建造了7条路、7座桥,累计捐资达200多万元。这些感人事迹,我在长篇通讯《蔡新土:耕耘新土,收获成功》中曾作过报道,此文后被多家新闻媒体转载,还两次结集出过书。

今年,应老同学蔡欣杰之邀,我又连续两次光顾湾头。一次是到他的新居作客,商议举办瑞中1963级一班第十届同学会有关事宜。原本说好还要去该村新改建的湾头寨参观的,因天公不作美、大雨滂沱而作罢。之后,蔡同学又频频打来电话,说湾头寨是当地历史遗迹,值得一看,还要我帮他查查山寨的来龙去脉。

感情难却,我与温州的肇纪凯同学相约同往,再一次走进了湾头村。金秋十月碧云天,一行人沿着绕山水泥路,兴致勃勃地登上了簇拥在绿树翠竹之中的湾头寨。站在南寨门的城头,我等颇有高低冥迷、不知西东之感。举目远眺,桐田垵一览无遗、尽收眼底,飞云江似一条巨蟒,环绕着碧山这块酷似半岛的神奇土地。

当日,蔡欣杰还请村干部林孝业过来作陪,他向我们介绍说,湾头寨改建工程,由横塘与湾头两村联手打造,总投资500多万元,资金大都来自民间筹集,这也是村里所做的头等善事,如此浩大的工程,换成过去,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啊!

提起湾头寨的来历,当地村民们都讲是隔岸仙降、山皇寨的分寨。我来之前查阅过相关资料,据瑞安旧志记载,北宋徽宗宣和二年(1120),县令王公济为抗拒方腊,汇集境内十一乡民众,每家出一壮丁,组成乡兵,并于通往其他州、县的交通要道处,筑建设置十九个关隘,派兵驻守。山皇寨与湾头寨,应该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,两者并非隶属关系,当为兄弟关隘,只是山皇寨更有名罢了。北宋宣和时期距今900年了,那些山寨关隘,恐已受毁殆尽,故有关史实真相仍有待后人考证。

下山时,见路旁立有一块石碑,仔细一看,是村民为郑品海和蔡建霞捐资行善所立的功德碑,原来建造这条绕山水泥路,蔡家的女婿和女儿捐了29万元。听说蔡世泽老人已经过世,而蔡家子女仍一如既往,在赓续乐善好施的初心与大爱。都说一滴水珠可以反映出大海,走近湾头村,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决非虚言,实现共同富裕、幸福瑞安的美好愿景,指日可待!



湾头寨

漫话冬至

叶蓓蕾



冬至吃汤圆

择吉日而后行事。在汉代,冬至前后,上至帝王将相文武百官,下至黎民百姓,皆休假五日,以兹庆贺,名曰“贺冬”。

在温州,冬至也叫“冬节”,民间向来有“冬节大如年”的说法,至今仍是一年中团聚、祭祖的大节。祭祖一事交予大人们,小孩子感兴趣的则是吃“冬节圆儿”。吃了冬节圆儿,大一岁,虽然抗拒长大,但不吃“冬节圆儿”是绝对不答应的事。

儿时最喜欢看大人做汤圆了。冬至前几日,母亲先将糯米浸透洗净,接着用石磨碾成米粉,放置于白色布袋,将袋口扎紧实,上压石头,将水分沥出,六七分干后倒入脸盆。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儿,从光溜溜的面团上掰下一大块,搓成长条,再分成一小块一小块,揉搓成圆球,最后将其置放于干净的毛巾上。

炉灶,早已生好了,听得噼里啪啦柴火哔啵的声响,大锅汩汩地冒着烟,锅盖吃力地往上顶。母亲用手轻巧地一掀盖,一团白气蒸腾而上,罩住了眼前的面影。母亲将毛巾的两头轻轻一提,上面

围炉话暖

孔令周

天气越来越冷,天气预报说又有新的一轮寒潮来到,办公室的小鲜肉们纷纷下单各种保暖神器,发热围巾、暖手宝、热水袋、暖宝宝贴、暖脚垫、迷你暖风机,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

都说北方靠暖气,南方靠秋膘,一到凛冽的寒冬,南方的冷真不是虚的。如果再加上阴雨绵绵,那种阴冷就像掉到冰窖里。城中村榕树旁有一家煎饼店,虽然是小本生意,每天几百个,纯手工,煎饼要一个一个地煎,但生意老好,做煎饼的是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妻,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。这几天没生意时,妻子就窝在一楼店后头的被窝里,客人来了,才迅速披衣煎上一两个煎饼。我问:有这么冷吗?她拖着叹气的腔调:哎呀,你们这边老冷了,俺们那边有暖气,在家里都穿短袖!

在过去的农村,印象中的冬天显得特别冷,特别漫长。取暖的方法不多,除了窝被窝,就是烧镬灶,或者晒暖。镬灶代表着烟火气,代表着热气腾腾的家,外乡人问起村里情况,村民一开口就说:咱村里有三百多户烟灶,或者,吵架起争执了,一方会恶狠狠地说:把你家的镬灶脚端了。镬灶上贴着镬灶佛爷(灶神),保佑一年四季五谷丰登,丰衣足食,一根大烟囱直直穿出屋顶,炊烟袅袅,那是一个

家盛衰的标志。镬灶有三眼的,也有两眼的,三眼居多,除了子女多,养猪烧猪食也是一方面。烧的是柴,临近过年,柴草早就一垛一垛垒成山,那是男人们从很高的山上砍来,一担担挑回家的。这个时候,我们这些“小猴儿”都喜欢往镬灶后的柴仓里钻,呵着冻得红萝卜似的双手,抢着烧柴火,一个劲地用火钳往窑里送青柴(杉树类的枝叶),嘴里念叨着“青柴烧猛火,在噼噼啪啪的声响里,小脸蛋被熊熊灶火映得通红,幸福像花儿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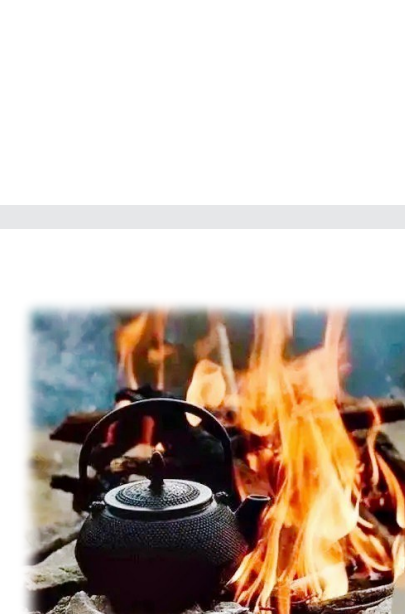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的太阳特别偷懒,不仅露脸迟,还有气无力的。但只要从东边的山头一探出来,西边的墙根下,早就聚集了一帮老爷们儿。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,两只手笼在袖子里,头上戴着皮绒帽,开始大摆龙门阵,从年轻时赤膊砍树背树说到光脚大修水库,一个比一个好汉,在沉湎往事的亢奋里,一张张老脸像喝醉了酒一样,酩酊的,好像太阳的暖气也上来了。

老奶奶们在冬天有自己的秘密武器——火笼,一种外形像小型圆柱形花篮的东西,通体用光滑的竹篾编成,里面是陶土或铁质的大钵,放入烧红的炭,用来取暖。再配上弯弯的拱桥状的柄,盖上盖子,提携方便,放在蓝夹纈做成的围布底下,既暖手又暖身子。她们人手一个,聚在一起,东家长西家短,可以待上大半

的汤圆像听到了集结号,上演着集体跳水,扑通扑通几声后便安分了。正想仔细瞅个究竟,锅已被母亲盖上了。继续摆弄着手中的汤圆,一边留意着锅中的汩汩声,那欢乐的声响,搅得心一阵阵痒。汤圆个个探出头来了,可以出锅啦!趁着母亲不留意的间隙,麻利地搬来一张矮凳垫脚,操起锅勺,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“白玉珠”捞出来。那晶莹如玉的汤圆堪比艺术品,再放入白糖滚上几滚,或是淋上一点肉汤汁,或咸或淡,可依个人口味。当然,汤圆还有多种花式做法,塞进肉馅,嵌入芝麻,皆是绝佳美食。一盘上桌,顷刻无余。

民间还流行一种传统吃法,百吃不腻,叫“滚豆沙”。两个瓷碗里一个放豆沙,另一个装红糖。待汤圆一出锅,热气腾腾地往红糖堆里一钻,再翻几个身,披着红糖衣出来,再跟豆沙来个“熊抱”,打几个滚,瞬即“黄袍”加身。汤圆仍残留丝丝的热气,张口便是一个软软糯糯的“豆沙红糖味儿”在口中漫溢开来,真是甜糯沁心,唇齿久久留香。如若嘴角粘上粉末了,伸出舌头绕几个来回,舔干净了才心满意足。如今超市里售卖的汤圆种类五花八门,内心留恋的仍是儿时汤圆的手工原味,其间掺杂了爱的温度、团圆的企盼、对未来的希冀。

是月也,日短至,阴阳争,诸生荡,时至冬至,阳气破土而出,万物渐次萌动复苏,且由我们调整身心,静观其变,好好保重,以积极乐观姿态展望春天。一个崭新的春天,必会是厚积薄发。



天。也有铜制的,叫“火箱”,圆形,像一个篮子,盖子上有均匀分布的小圆孔,应该是更后期的物件。

火笼,不仅是取暖器,也是婚礼上的必备品。女儿出嫁时,家人要准备一个火笼,里面放两包炭,由儿子送女儿出门,再拿回一包炭。意思是:女儿把自己家的火种带到了男方家里。所以,出嫁的嫁妆里,就有很多俗语,如“几满拼火笼,三箱拼四笼”,几满火笼承头担,鞋笼几满放一头,尿盘火笼另一头,等等。火笼,大约南北朝时期就有了,有沈约的《咏竹火笼诗》为证,其中写道:“覆持鸳鸯被,百和吐氤氲。忽为纤手用,岁暮待罗裙。”

岁末年初,正是天寒地冻的光景,但今人暖室空调,其乐融融。围炉话暖,今昔对比,不禁感慨。